



母亲的期望

史恒臣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妈去世快半年了。回想我们相依相伴的岁月,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我小时候身体瘦弱,我妈经常拉着我的小手,晃着身子,唱着歌谣:“筛箩箩,打面面,问问俺娃吃啥饭。杀小鸡,烙油旋,不吃不吃吃两碗!”“让俺娃,快长大。长大了,扬场扛布袋!”过去装粮食的口袋,粗布制成,装满粮食,一人多高、一百多斤,得棒劳力才能扛起。我妈是个农民,她的朴素愿望,就是希望我能长大成人,身强力壮,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上到高中,父亲认为我身小力薄,坚持让我走升学路子。我妈说,考不上复习一年也中,但千万别让娃累坏身子,好坏考个学校,“小小的”,就中。那年高考,我上了一所很不起眼的中等专业学校。我妈得知这个消息,高兴地说:“俺娃扒着碗边儿了!”

我家境不好,说一穷二白,并不为过。参加工作后,我的婚姻问题又成为我妈的焦心事。有次回家,她叹口气说:“要是俺娃能成个家,我坐到树荫凉儿底下死去,也安生了!”

过去的老人多有重男轻女思想,妻子快生产时,我妈老早从老家赶来了,听说生个女儿,怕我有想法,安慰我说:“生儿生女都一样。有妮儿有娃儿,才能成一家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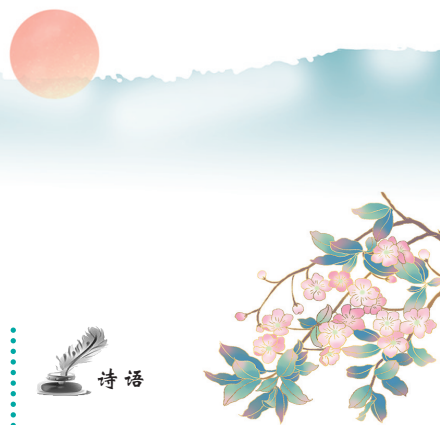
嘛!”其实,她不知道,对于生个女儿,我是满意的。

又过几年,我妈听说我当个小官,多少负点儿责任。有回她对我说:“不管干啥,得把自己的一摊子事儿干好,不能让别人捣脊梁筋。几个人一起干活儿,要多干些,你得比别人强,别人干不了的事儿,你得会干。不这样的话,谁会服气你?”

有一次,我妈见我拿本书往书柜里塞,就问我:“娃啊,你这么多书本,能看完吗?”我说,看不完,这书柜里的,有一多半都没有看。她说:“要是看不完,买这么多干啥?费钱不说,看着也费劲儿,累坏了眼,不划算。”我的散文集《大地记忆》出版,我妈得知印了三千册,很是担心:“你印这么多,拉回来都堆屋里?”我说,书店可以帮我卖一些。她笑着说:“人家谁买你这书本哩!”可见,对于我等凡人梦想的著书立说、成名成家,她是多么不上心。

我妈行动自由时,每年春节都在院子里烧香。有次我打趣她:“现在吃喝不愁,还烧啥香哩?”“妈烧的是平安香啊,保佑全家人过好日子!”我妈这辈子,从未奢望她的儿女大富大贵、出人头地,只希望我们有平常心,干平常事,当平常人。

这样的期望,简单明白,平淡如水。③5



荆紫关赏花(组诗)

吴浩雨

香椽花

花朵是开给古镇温暖的记忆
做一个痴心花农
花心的古镇
一时间开出这么多花

古巷后面的人家
像隐藏千年的后花园
九道磨的溪流浇灌
春天贵族的花

开出足以迷醉的白色花
开出足以香冠秋色的果
开出留恋的爱情
谁不爱美
谁不迷恋陌生的香椽花

乡村赏花

其实古镇用一种又一种花
依次置换春天、夏天和秋天
穆营开红花
店子开丹参花
石门开油菜花
麻坎开荷花

有一种花
可以开在人欢悦的脸上
古镇熙熙攘攘
花支撑起生活的链条
散发光芒
花就是一枚枚
人间的勋章

在古镇乡下
有些花,不是用来观赏
视觉往往是错觉
法海寺的金针花是八大件的佳肴
猴山的金银花是饮品
也同时抚慰一个春天忧伤者的内心

桃之天天

一个看客悄无声息
一次看不完
看到桃花,开了三千遍
这个春天必然布满桃色

春天的化妆师
是一场春风,还是一场春雨
桃花的美名包裹不住
她的上镜率超越网红

在春天,我像一束桃花
《诗经》里翻来覆去
桃之天天,桃之天天③5



春天的牵挂

马景新

那玉兰花,自有大家闺秀般的风采。先一天路过,花蕾还包裹在一起,一夜之间便开了,一朵朵俏立枝头。白色的凝脂如玉,一尘不染;粉色的娇艳欲滴,含羞藏娇。像是选美盛会上的万千佳丽,伫立春风里,各展靓姿。

转过园中一条弯曲小径,眼前豁然一亮,一大片黄色花木如绸似缎。近前,一股淡淡清香扑鼻。手机扫描识别,说是连翘。知道连翘是一味清热解毒的中草药,开起花来竟也如此好看。妻却说不是连翘应是迎春花。一老人漫步走来,笑道,说的都对,这是迎春和连翘的嫁接,花色一样美。连翘性野,枝干挺立,且有籽易种植。迎春较柔,枝干弯垂,繁育需靠扦插。嫁接后优势互补。看来老人懂行,如是娓娓道来。人的聪明才智造就了生活的美好,感谢园丁的辛勤劳动。

春满园,百花争艳,我最惦记的却是寻常桃花。不仅是因为它有着从《诗经》里走来的古老文化,我还喜欢它那种随处可见平易亲近的绚丽和抵抗酷寒的坚韧品性。

桃树树干粗壮、疙瘩甚至有点别扭,毫无俊秀挺拔之意,然而它粗糙的外表里,却储蓄着耐得贫瘠、抗得严寒的坚强力量,蕴藏着柔美浪漫的情怀,孕育着象征长寿吉祥的甜蜜果实。而且在传统文化里,它被认为是可以镇压邪恶给人带来幸运的吉祥物,享有“一桃压百木,一核镇千邪”的美誉。

家乡新野县,把桃花和郁金香盛开的时节作为一年一度的节日,可谓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的庆典。去新野津湾桃园与桃花相约,去白河湿地公园赏郁金香,已成为很多人春天的牵挂。

滨河岸畔,遇见桃树三两株,我急忙近前观看。历经冬天酷寒磨砺的树干,逢春更加道劲。与粗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枝条上点点红蕾的柔嫩,犹如一个个戴着红帽的小精灵,在窥看新春的天地。

我脑海里浮现出了津湾桃园,此刻该是粉妆初现时节了。数株桃花,已是如此娇媚动人,津湾桃花,那可是万向盛开的繁华啊!观景台上,放眼望去,千树万枝,如火如荼,百里飘香,红满天地。似乎每一片花瓣都燃烧着春天的激情。每当花节,游人如织,八方来客纷沓而至。此时如从卫星云图上观看,豫鄂交界处的白河岸边,该是呈现着云蒸霞蔚、如锦似缎的绚丽气象。

许是心意相通,抑或同为爱花人。行文至此,收到文友川红信息:月季尚未开,郁金香等你回。撩拨得“花心”荡漾,急欲返乡,与朋友“艳”遇桃花节,情醉南津湾,共赴一场花的盛会。③5

—

打罢春,过了年,时序渐进,两个重要节令接踵而至。正月二十五惊蛰,“九九”数尽,寒去暖来,春雷乍动,万物复苏。二月十一春分,“昼夜均而寒暑平”,春天正式敞开温暖的怀抱。冬天在冷暖交替的徘徊中,收拾起残留的料峭渐行渐远。春天笑着,明媚了大地。

传统的自然节律充满神奇,早年间,听村里何四爷说,拿一片鸡毛扔井里,节点前,阴气未退,鸡毛下降;节点到了,阳气回升,托着那鸡毛往上飘。于是,新的期盼,在春天里勃发,赶紧收拾起闲置了一冬的犁耙,忙碌着开始了一年之计中最为紧要的春耕。

故事里说,惊蛰那天是要打雷的。天庭里那位鸟嘴人身、肋生双翅的雷神,挥手持锤,接连击打天鼓,发出隆隆雷声。惊雷响,天地动,冬眼中的蛇虫鼠蚁,应声而起,睁开惺忪睡眼,钻出洞穴,开始四处觅食。

即使惊蛰无雷,也不耽误万物复苏。早上走过白河公园,路旁丛林中看到几只不知名的雀鸟,欢跳枝头,发出婉转清脆的鸟音。它们是最早醒来的鸟儿吗?

河边浅水处,尚枯萎的芦苇中“呱呱”响起三两声蛙鸣。响亮、威严,还真有一种“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子敢发声”的王者霸气。

这一切动起来的生命,应该都是醒来的节奏。没有雷声贯耳,依然感受到了春天的召唤。当然,农事也跟着忙活起来。

“九九加一九,耕牛到处走。”节令依旧,耕作方式已改,田野上看不到耕牛身影。往日这时节,最忙的就是牛把儿,赶牛拉犁,“打打、拽拽”地吆喝着(使唤牛的口语,打打:向左,拽拽:向右)。抖动缰绳,甩一个响鞭,人欢马叫。千村万户田间地头闹春耕的繁忙景象已成追忆,“布谷飞飞劝春耕,春锄扑扑趁春晴”,也只是古诗里的画面了。取而代之的多功能机械奔跑在田野上,马达轰鸣,高唱着春天的歌。喷药的无人机,像鹰飞翔天空,杀虫除草,终结了挥臂锄禾的农耕史。

二

春分前后,报春的梅花早已烂漫,其他花木也按捺不住,争先恐后次第开放。最早的是红叶李和玉兰。尽管不少树木还显萧条,但几个艳阳天下来,红叶李上的李花就热闹得不分个儿了。李花虽然细碎却生得繁茂,挤在一起就成了阵势,疙疙瘩瘩缠绕在枝叶间,远看,犹如朵朵飘落人间。